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二

長沙周壽昌學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

合嚴助共十二人惟膠倉嚴葱奇兩人無傳壽昌案藝文志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注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詩賦家有常侍郎莊葱奇賦十一篇注枚皋同時師古曰七畧云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云族家子莊助昆弟從行至茂陵造作賦莊書作嚴避明帝諱也又縱横家有莊安一篇知嚴安亦本姓莊也

迺遣助曰節發兵會稽

建元四年事

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

處之上淦

注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壽昌案耿弇之弇字有一定之音耶何可據以訂音顏引之亦陋

且越人緜力薄材

緜力字始此孟康緜音滅蓋轉音也

閩越王弟甲

顏注云甲者閩王弟之名壽昌案非也蓋史佚其名以甲乙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類後檢顧炎武日知錄亦謂顏注爲非云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

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案今易經無而字

朱買臣吳人也

案上嚴助傳云會稽吳人故此不言會稽

呼飯飲之

此傳云呼飯飲之飯可以言飲也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酒亦可以言食也古人飲食通訓如此

白守丞

顏注謂守丞繫太守而言壽昌案守丞自一官顏說非也

詳見陳勝傳

任四千石之重

壽昌案壽王拜東郡都尉上遂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是

爲兼任之始

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壽昌案考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公

孫宏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

年凡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時稱光祿大夫是史臣追書

也

從坐事誅

壽昌案壽王誅死後武帝頗悔恨見劉向傳案道侯韓說

諫帝語

游齊諸子間

觀下云諸儒生又云以諸侯莫足游者益知諸子爲諸侯

子游齊爲游齊王侯閒矣考史記諸子作諸生似又非諸

侯王子與師古異

諸儒生相與排儐

儐史記作擯

諸侯賓客多厭之

史記作諸公賓客

御史成諫曰

壽昌案成在漢初爲御史未傳其姓其諫高祖語惟見此

及匈奴傳中

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案偃初拜郎中秩比三百石遷謁者比六百石中郎中大

夫皆比二千石中大夫於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此是

元光年間故尙存中大夫之號

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邑地侯之

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

亂衆民皆可徙茂陵

亂衆下史記有之字

吾日暮

日暮下史記有途遠二字

獨孔車收葬焉

孔車沛洨人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無燕郡惟此一見又案史記無徐樂嚴安專傳惟載此兩人文各一篇附入主父偃傳中班氏雖列

兩傳亦止載此兩文並無生平事迹樂拜郎中後遷中大夫

名何必夏子

以夏子代禹湯此僅見下復又用禹湯二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吕故丞相史上書

壽昌案以時考之嚴安應是故丞相田蚡之吏也蚡以元光四年薨書中稱南夷置亭障衞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署蔵州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時薛澤爲丞相蚡故已四年也又案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宜僚屬中有嚴安諸人也

和之至也

史記無和之至也以上一段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此秦時女口亦僉丁也賈捐之罷珠崖對則孝武時女子

亦乘亭障

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蕿州建城邑

壽昌案南夷置亭障衞青燔龍城皆元光五年事略蕿州

建滄海郡則元朔元年事荀紀載此書在元光二年通鑑

在元朔元年宜從通鑑

燔其龍城

龍史記作蘢

形束壤制帶脅諸侯

帶郎形束脅郎壤制史記帶脅作旁脅

後呂安爲騎馬令

騎馬令六百石屬太僕

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

案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鼷鼠號曰𪕭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見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

案此元狩改元之議

使著事者有紀焉

案此卽著紀

由是改元爲元狩

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票騎抗旌等語下齊召南謂此對

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事在二年秋軍此時何能預言耶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霍去病以票姚校尉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二語後人所改竄班誤承用也改定告元語下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案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太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眞史誤因之壽昌案齊與劉說所疑皆是考荀悅漢紀述此對從昔武王以下云云以上等語皆刪去亦以年事互校多不合也終軍此對不必定在元狩元年因時元狩係追改稱倘未定軍上此對有

合帝意故遂改爲元狩對中以元狩元年後事爲文中數

張揚厲之助故多滯礙也說詳武帝紀建元二年下

上奇軍對

軍時正二十三歲

九江被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

龍賦二篇又有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是子僑

且有子能文也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

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卽此趙定也雅琴龍氏九十九篇注

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

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亦卽此龔德龍字或傳寫偶脫也

數人惟被公柳褒無考又案張子僑與華龍俱附見蕭望

之傳龍非正士爲宏恭石顯傾望之子僑則僅見姓名僑作蟜又見東平王傳時以太中大夫奉璽書諭王

騶乘旦

注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顏注乘音食證反壽昌案旦卽但疑卽後世之但馬也宋書江夏王恭傳平乘誕馬不過二唐書儀衞志一品鹵薄有誕馬六程大昌演繁露誕馬猶徒馬今外官儀從有散馬前行名坐馬亦曰引馬卽但馬也

萬祥畢溱

顏注溱與臻字同壽昌案王莽傳聖瑞已溱亦同臻也莽傳又有百蠻幷轃語又借轃作臻字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顏注辭語順澤不聽教命皆誅殺也劉攽曰不聽而誅郎

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壽昌案

劉說是也王制有旨無簡不聽孔疏雖有旨意無誠之狀

則不聽之此四誅者不以聽鄭注云爲其爲害大而辭不

可習此聽字屬上言猶聽訟之聽也不知顏氏何誤至此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史記褚先生作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案洞冥記及朔別傳云朔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

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

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其他神異事不

錄錄其父母姓氏

朔給騶朱儒

顏注曰朱儒短人也壽昌案騶說文曰廄御也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孝惠本紀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顏注曰騶本廄之馭者百官表有騶宰屬僕射此朱儒蓋又騶宰所屬若傳稱羣騶者也

朱儒

壽昌案禮記作侏儒注訓短人即顏說所本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語林云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衞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衞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

制猶備有此等人仍名爲侏儒也

迺與爲隱耳

顏注曰隱謂隱語也壽昌案藝文志有隱語十八篇世謂之廋辭亦謂之謎說文曰謎隱語也文心雕龍曰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隱語隱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讔窮庚癸見左傳卽隱之權輿郡姓名字詩見孔北海集黃絹幼婦見蔡邕題碑井謎見鮑照集皆繼朔而起者也

歸遺細君

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史記褚先生補傳云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

之於女子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

壽昌案漢自文帝後武帝益爲微行下云微行常用飲酎已又云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又云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異之止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翁不聽嫗醉翁以酒而縛之少年散走嫗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此事見漢武故事御覽引之未詳史通述之通鑑引入

自言鄠杜令

民自訴言於鄠杜令也

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

壽昌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踰隴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登封泰山臨決河通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出樅陽北至琅邪並海東巡海上幸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刻無安歲故史特載此言於此

後酒私置更衣

顏注爲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壽昌案注以更衣爲易衣誤也蓋更衣即行清之地俗謂之厠亦云圊也論衡四諱篇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語可證又案本書孝武衛后傳云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是帝之易衣爲尚衣不云更衣

也大約臣庶曰厠帝奏厠爲更衣以敬至尊不敢褻言也
若灌夫傳有云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其更衣方是易衣與
此有别又案王莽傳下云及後閣更衣中注晉灼曰更衣
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壽昌謂此亦宫內厠屋也晉注誤故
顔亦本之

累郎臺

郎卽廊

斥而營之注

顔注曰斥御也壽昌案史記李廣傳云然亦遠斥候未嘗
遇害索隱曰斥度也此斥字亦宜訓度

願陳泰階六符

壽昌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奇曰三

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
疑朔所陳卽陳此書也此注引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云云亦引此書而不云朔卽陳此然則朔所願陳者何言
耶藝文志無黃帝字無經字與此傳同
隆慮主病困巳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
壽昌案病困之困　殿監各本以病字斷句困字作因屬
下句毛本作困則從困字句似作困字爲勝以因字可省
困則下豫贖句及隆慮卒句有根也又案外戚呂后傳云
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云云正與此同
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
爰盎有兄子名種曾爲盎畫策卽呼盎字爲絲者也此復
有爰叔亦盎兄子亦善畫策不知卽爰種或別一人

集上書囊已爲殿帷

應劭曰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佯見風俗通

設戲車

壽昌案戲爲戲弄之戲顏注衞綰傳云如今之弄車之技是也可移注此處戲車設在武帝時文帝時尙未有也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卽此戲車也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注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壽昌案此易緯通卦驗語也大戴禮禮察保傅兩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大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皆引之

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李善注引易乾鑿度云云但於本下多一而字好作問之

顏注故動作而問以言辭也壽昌案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注作造也言好造一說以問之也

弁嚴子爲衞尉

弁與卞同弁嚴子即卞莊子也莊字亦避明帝諱改爲嚴非當時語也

伊尹爲少府

壽昌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主天子內藏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以此屬之應注謬

益爲右扶風

季路爲執金吾

伯夷爲京兆

管仲爲馮翊

仲山甫爲光祿

壽昌案右扶風以下四官皆太初元年所改而公孫宏之爲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狩二年皆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云則所引官名多不合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譌舛也

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壽昌案寬之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距公孫薨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人多已故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也

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史記褚少孫補傳云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案此足徵朔有兄弟也

并爲十二國
顏注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文選李善注引張晏說同即顏所本也然案鄭爲韓哀侯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

故談說行焉

文選作故說得行焉

安於覆盂

案此下文選有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八字

動猶運之掌

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吾敢望常侍郎乎

文選無常字

故曰時異事異

文選此句上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

文選李善注云說苑太公七十而相周案此出說苑尊賢篇而檢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十二與此同

敏行而不敢怠也

文選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辟若鷃鴒

鷃鴒詩小雅作脊令左傳昭公七年引作即令爾雅釋鳥作鷃鴒

天有常度至人之言

文選李善注云皆孫卿子文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案兩語出家語

冕而前旒四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枉而且之六語

文選李善注云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同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

壽昌案溯此篇託辭於吳王而云海內晏然天下大洽又云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吾奉其職而來朝賀此文敵諸侯王妄念辭特失檢史乃稱文爲最善全引入傳中亦未審

八言七言上下

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壽昌考東方集末之見詩經如我

不敢做我友自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不過一兩語耳以

後古人集中未見此體又案朔集有騷辭名七諫七篇本

傳未敘入

戒其子曰上容

壽昌案朔本集載其誡子詩全篇云明者處世莫尙於中

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

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

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

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

六語而柳下作柱下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三

長沙周壽昌學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賀少爲騎士

案賀祖父昆邪以功封平曲侯於景帝中四年以罪免故賀未得嗣侯少爲騎士猶以侯家故也傳未敘及免侯一層

後八歲

武帝太初二年

安世者京師大俠也

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禍國家不足稱俠也

遂父子死獄中家族
征和二年事計賀爲相至死獄中前後十三年壽昌案武
帝朝丞相以罪誅死者五人李蔡莊青翟趙周外劉屈氂
要斬妻子梟首於街市而公孫賀則族誅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壽昌案此宗室爲相之始時甫分丞相爲左右屈氂爲左
丞相而其右仍闕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壽昌案此莽通應正作馬通在莽何羅未造逆以前也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
注如氏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邱
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

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壽昌案顏駮如說雖是而不盡然
也考漢舊儀云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楊敞傳代王訢
爲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卿來報君侯云云
是列侯爲丞相稱君侯之證惲傳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
旋以罪免侯爲庶人惲素驕貴郎當之稱爲君侯亦借尊
稱以諂之非典故也如氏據漢舊儀爲說自是正論後漢
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濫觴矣若惲傳所稱一時
諂語顏似不得以此一言駮如說爲不通矣

車千秋本姓田氏

本田千秋也車丞相時人號之幷非本姓乃傳首作車千
秋轉以本姓田氏附敘項安世曰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
遂爲車氏壽昌案其子田順嗣侯尚爲田氏其更姓車者

或其裔孫也

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此麗字不可作美好訓公孫宏傳亦有此語時宏已六十餘田千秋雖不知其年而長八尺餘與宏皆不可以美麗言案麗離也離明也言其容貌侅偉光明也正韻麗亦訓光明朱雲傳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壯即麗互文也金日磾傳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嚴即壯也

又無伐閱功勞

伐閱即閥閱猶門第也正韻門在左曰閥門在右曰閱史記功臣年表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後漢章帝紀或起甽畝不繫閥閱與此同意

敬不舉君之觴

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之觴如兒寬是也不允則曰敬不舉君之觴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五月百官公卿奉觴上壽制答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觴蓋中興後制尙如此

子順嗣侯

千秋尙有弟爲函谷關都尉一子爲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

王莽妻即咸女

莽自以爲田氏之後故與王氏結婚而不諱也其稱曰宜春氏者蓋以侯封爲氏猶周陽侯趙兼後氏周陽也

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

敞始以大將軍長史爲搜粟都尉

敞夫人遽從東箱

此卽太史公之女

宣帝卽位月餘敞薨

帝六月卽位敞以八月薨

歷歷者未必全也

歷歷卽磿磿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注李奇日眞人正人也壽昌案此眞字類語助本可不注

注轉未析矣蓋言眞是恆人所謂云云也李注正字猶俗言正是也

總領從官

壽昌案光祿勲爲郎官之長楊惲於神爵元年以中郎將

爲諸吏光祿勳五年至是以罪免故追述云云柏梁詩光

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

其詩曰田彼南山六句

壽昌案張晏詳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壽昌竊意宣帝見而生惡者是書中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數語蓋先時戴長樂告惲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此又上行不至河東等語帝觀此書更實其言矣不單係此詩語

已爲人主師當爲宰相

義授經於昭帝尙爲御史大夫迨宣帝六月卽位義於九月始爲丞相光云爲人主師尙指昭帝時事

語至夜半　至　萬年迺不復言

壽昌案夜半父子相語胡以泄於外而傳之史策乎咸不

獨廉平不如父矣

公移敕書曰顏注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壽昌案唐時惟詔命始稱敕時有不經鳳閣鸞台不得爲敕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敕案之本文則云敕書不云書敕也蓋漢時敕爲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子孫皆可稱敕韓延壽傳敕功曹議罰白孫寶傳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寶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奮傳臨終敕家丞又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無以敕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敕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敕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故民程敕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也董逌廣川書跋云南齊時有劉敕爲始興內史是名敕者

不獨漢爲然歐陽或承師古此注而考之未審也

主守盜受所監

案卽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是漢律最重而陳咸僅坐免殆所取未足十金也

聞汝南朱生

壽昌案鹽鐵論朱生作朱子伯

曾國萬生

案鹽鐵論作曾萬生無國字

齗齗焉行行焉

案鹽鐵論作誾誾焉侃侃焉

中山劉子

案鹽鐵論作劉子雍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楊王孫者

壽昌案王孫名貴京兆人見西京雜記

窾木爲匱葛藟爲緘

壽昌案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明棺槨之制至殷始備上溯有虞而不及陶唐想所謂窾木爲匱葛藟爲緘者亦必堯始有之羣臣百姓尚未必能備也

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案此胡建呼其走卒也而稱之曰公大約漢時稱公不甚重如高帝好嫚駡者也而呼蕭何周昌爲公馮唐郎官也文帝呼之爲公鄧公校尉也景帝呼之爲公鼂錯人子也

其父呼之爲公秦漢縣令皆稱公此則建之老卒建亦以
公呼之知公必當時爾汝之稱非甚尊也
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光傳云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安之父也據鹽
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己云胡建不得
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事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壽昌案守丞自是官名詳見陳勝傳若如顏注當云守華
陰丞嘉上封事矣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王福復上書曰
壽昌案百官表鳳死於陽朔三年八月成帝本紀鴻嘉三
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福上

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之死已八九
年則是時以下云云疑有舛誤
令不循伯者之道
顏注曰伯讀曰霸壽昌案此文從王道入下又云亡益於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此伯者之伯疑作王
毋令火始庸庸
庸庸今書作炎炎
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戸
壽昌案續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行鄉飲酒禮
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自後漢以來郡縣皆
祀聖人唐宋以後益盛漢成帝時因梅福復言綏和元年
詔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自後歷代襲封公侯爵皆由梅福

此言發之

莽呂爲惡人黨皆當禁固

案石慶陳咸等傳皆作禁錮固卽錮也後漢黨錮之禍皆

自莽此說倡之也

擢爲魯郡大尹

壽昌案漢之魯國王莽時改爲郡終漢書僅此一見東漢

時復爲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止畫室中不入

壽昌案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敞傳上觀西閣上畫

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云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

則知西閣畫古帝王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

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益知漢宮殿皆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何焯曰或云畫室卽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案何說附會無據且若爲光私室者然是與如氏注爲近臣計畫之室同誤不如顏注爲雕畫之室尙近

獨吕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壽昌案光爲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畧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

唯大將軍令

壽昌案晉書禮儀志引漢儀云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時光無印綬官屬而大將軍可以令行卿令最尊也上云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必皆以令召之故議者皆叩頭爲此言則統丞相以下悉尊其令也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顔注屬耳近耳也壽昌案都廣韻總也後書宗室傳杜天都部注都部都總其衆也耳語辭言總取中郎所屬之人自隨耳光之初出屬目者必多何但取證於屬耳也

光祿大夫吉

吉郎下顔注之景吉也本丙吉唐避丙字諱作景

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旨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案漢世以孝爲謚不載表志得此發明後書荀爽傳曰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又曰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經

長信少府臣嘉

顏注不知姓案下有侍中傳嘉或卽此人

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

壽昌案宣帝紀詔同惟本傳前云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迨征和二年武帝始心重光謂可屬社稷至後元二年凡五年合計之約踰三十年矣

及顯寡居與長史亂

注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壽昌竊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爲上官安之妻顯生子霍禹故

光以爲後妻光薨後禹奉其母爲太夫人遂縱所欲也

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此禹爲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宣即前太中

大夫護喪事者

奪我印綬

時禹爲大司馬本無印綬也右將軍金印紫綬禹出拜右

將軍至是罷其職僅領大司馬虛銜也

令人不省死

不省言不自明其何過不省死猶俗云不明白死也

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

徐仁字中孫

使樂成小家子

使字疑是史字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也

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

宣帝微時亦居尙冠里中應與博陸居相近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尙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元始元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壽昌案光後子孫族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而其從父昆弟尙有曾孫在何也

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

言皆爲帝所愛以爲弄兒也愛字不屬上日磾說

走趨卧內

壽昌案內房也卧內即天子卧房也上云坐內戶下即坐

其房之戸下也

日磾兩子

日磾本三子爲弄兒時自殺其長子故此止兩子

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壽昌考百官表金賞爲太僕在宣帝甘露四年實卽位之二十四年踰年宣帝崩是其末年也賞上書去妻當在未爲太僕以前

上召岑拜爲使主客

宋祁曰拜爲下當添郞字今凌本毛本俱添而殿本無之蓋照北宋舊本也

使待幸綠車

注李奇曰輂綠車常設以待幸也如氏曰幸綠車常置左

石以待召載皇孫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壽昌案續志云皇孫綠車注獨斷曰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若太子則乘王青蓋車也時武帝無孫故製綠車以待幸取嘉兆也如氏名之曰幸綠車旣不成文且待字何屬也

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

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爲匈奴中郎將也是使匈奴下原本有拜字也今各本俱脫去惟淩本有宜從之

徵爲大司徒司直

一本作大司馬　殿本從之壽昌案此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

本曰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壽昌案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入中國受姓金氏之始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至符奚盧山

壽昌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爲鹿奚盧侯蓋即其地符與鹿譯寫各異也匈奴有大山曰盧山　殿本作盧亦寫官之誤

屯緣邊九郡

壽昌案傳前言六郡緣邊自西及北此九郡自北及東也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前先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爲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

恐怒亡所信鄉

方扶南云恐怒言恐其見怨于匈奴怒其被擊于安國也亡所信鄉言欲信匈奴而不及聯謀欲鄉漢朝而已爲所擊也下文背畔犯塞甚明師古注不得上下文原委壽昌案恐怒須仍作恐中國之怒解下亡所信鄉則依方說較

顏注爲透

夜引兵上至落都

注服虔曰山名也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樂都卽洛都也後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積志金城郡浩亹有雜都谷亦卽此落都也

合疏捕山閒虜註

蹤跡亦字近而譌師古注作跡字爲勝

此虜在竟外之册

册卽策此傳中凡策字俱作册

合黎罕幵在鮮水上者

壽昌案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合黎水一名鮮水考合黎出張掖之删丹地志云西至酒泉合黎卽此水也葢鮮水卽西海王莽傳羌豪獻地爲西海郡卽此今謂之靑海也

昌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俗用佗負佗字本此案揚子方言凡以驢馬馲駝載物者謂之負他他卽佗字本書司馬相如傳騊駼橐駝顏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故以名云是唐以後借作駝不作佗矣後又出一馱字見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等書玉篇

云馬貟貌即此佗貟之佗今皆承用馱字並不知爲佗矣

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顏注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又注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淩本無此注九字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淩稚隆謂劉說爲勝壽昌案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微不作敵也劉讀雖亦有意然歲數與勝微是對舉相較語究以顏讀爲勝

遣繡衣來責將軍

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壽昌案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

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

計度臨羌東至浩亹

壽昌案臨羌浩亹皆金城郡之屬縣也謹案　大清一統

志臨羌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浩亹故城在今西甯

府碾伯縣東接平番縣與西大通堡相近浩亹水一名閤

門河入湟水湟水又東合羌水逕臨羌縣故城蓋皆羌戎

故城也

其閒郵亭多壞敗者

壽昌案金城郡爲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

十年而郵亭己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始湟陿以

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又案馮奉世傳羌虜攻隴

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是元帝永元二年事金城故隴西郡分置地界相連其郵亭壞敗又可想見

居民得竝田作

壽昌案竝田作言民田與屯田同時竝作兩不相妨也顏注曰竝且也非是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議臣計議之臣也張耆稱計相後世稱議政大臣之類非專指議郎也

五府復舉湯

考傳先云四府者丞相御史大司馬左將軍也此云五府者加入右將軍也考段會宗傳五府舉段會宗爲西域都護時王商爲右將軍壽昌又案杜鄴傳鄴說王音曰成都

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蓋前後左右將軍皆稱府皆得舉吏但四將軍不常置亦不並置故時止四府也

印家將軍呂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注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壽昌案契即挈挈囊言可挈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備顧用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

朝庭每有四夷大議

朝庭宋祁曰庭改作廷壽昌案庭廷古通用說見前

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爲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

充國殺辛氏應卽充國傳所載辛武賢罷官恨充國上書告趙卬卬下吏自殺此時之事然未明趙家何人殺之殺辛氏何人也慶忌傳稱三子皆貴官皆有將帥材亦未聞何子殺人殺趙氏何人並有以殺人被罪者其左遷酒泉太守以傳與表核之應在成帝初年未久也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

壽昌案駿馬監屬太僕而考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績百官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監字爲令丞字誤也

樓蘭王安歸
安西域傳作嘗
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
時僅爲假吏
拜爲光祿大夫
蘇武傳忠還時僅拜爲中郎或不久卽遷光祿大夫也
惠事元帝三歲薨
壽昌案惠隨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隨武
出使時惠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張騫李廣利屯田事本傳未載於此補出據此則屯田事
似自騫與廣利創之鄭吉繼之充國尙在後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後遂稱都護府

吉薨謚曰繆侯

壽昌案鄭吉以功封而薨不應如張勃之謚爲繆也疑此繆卽穆字禮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公羊傳隱二年葬宋繆公釋文左傳作穆公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韋賢傳秦繆以霸卽秦穆公也

臣幸得建彊漢之節

不稱大漢而稱彊漢外域以彊爲大也

不宜敢桀

案周禮秋官注古人稱桀黠者其凶暴若桀也謚法曰賊

人多殺曰桀此言不敢肆凶暴也

求谷吉等死

本書以尸爲死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謂

死者尸也與此同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壽昌桀凡常也此言發屯田吏士歐烏孫從兵以伐郅支

非常所見其事必不從不如矯制行之也顏注支晦

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

副王當是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

而至今無名王大人

案匈奴稱貴臣爲大人

傳戰大內註

傳戰大內疑是傳呼出戰並大內諸人一齊助戰若掃境而出也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也觀下走入大內益可知顏註誤

天氣精明

精即晴也亦作暒說文無晴字

漢元已來

漢元言自漢建元也武帝始伐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爲言

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

即訊謂即時定讞也漢律雖無可考恐無議獄而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臣因聞即訊之詔而恐故屬湯爲訟罪得以踰冬月而緩死也

呂所犯劇易爲罪

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稍平者欲以此爲罪之輕重也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通鑑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壽昌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傳誤也烏犂靡烏孫傳作安犂靡

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

壽昌案西域傳末振將爲大昆彌翎侯難栖所殺非病死

又云漢恨不自責誅亦非恨誅不加

孫建用威重顯

壽昌案西域傳下云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

龔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又云郭舜以康

平著案舜事見西域傳卷上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四

長沙周壽昌學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治春秋

當是治春秋公羊家

不疑據地

壽昌案據地當是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也不疑因進戒辭故先據地以示敬東方朔傳酒酣據地皆非若今離坐而下據地也

不疑發覺收捕

因餅侯先事告知故得發覺也

父子并爲師傅

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無後世伯叔姪之稱傳中父子凡三見

今日飲食廢且盡

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劉氏曰廢出賣也此言所餘金賣已將盡也

宜從丈人所

顏注丈人莊嚴之稱也壽昌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師古說所本

久繫丁壯

女亦歸丁口算故云少婦爲丁壯

學士咸聲焉

壽昌案呂覽過理臣聞其聲注聲名也淮南脩務聲施千

里注同禮記表記先王諡以尊名注名者謂聲譽也是聲與名互訓也或有易聲爲稱者似轉淺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卽此聲字

自聖人推類曰記

推類曰記者緯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臣自刎曰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顏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帝欲入廟壽昌案後書蔡邕傳淸廟祭祀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續禮儀志齋日有污染解齋知漢律血污卽不得入廟祠也顏注未能切引

縣其安車傳子孫

顏注致仕縣車蓋亦古法引韋孟詩語爲證壽昌案禮記曲禮正義引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不用也本書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是漢制然也公羊桓五年傳仍叔之子來聘注禮七十縣輿致仕疏云說文謂之懸輿者淮南子云日入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謂之懸輿舊說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懸輿致仕也此懸車別一義非事實也

吕明經爲博士

當治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

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壽昌案漢相以關內侯終未受爵邑者惟平當一人

子晏㠯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壽昌案晏爲大司徒已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以大司徒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爲莽太傅封就新公後莽分陜爲二伯以晏爲左伯莽天鳳七年三月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死地皇元年七月晏死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周勃與子亞夫亦父子宰相殆以亞夫不得令終也案平晏後降莽封公不終爲漢相何能與韋并列亦大不如條侯之世也班不以次韋傳後甚明獨此一語殊未審齊召南云此但言由布衣以文學升庸者耳此或是一義

昌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注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茅坤曰漢初王國人不得補朝官已是中改必由昌邑王與宣帝以民間起家卽帝位故時從龍者並得躐起高位故爲改制如此書昌案從龍起至高位者不始於昌邑宣帝先時文帝脩代來之功中尉宋昌擢爲衛將軍封壯武侯此外張武等六人官皆至九卿也特改制由此洵如茅說耳又案李注不得在京師在字疑當作仕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
壽昌案成帝紀綏和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哀帝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百官表云

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是大司空卽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爲大司空似誤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依老子嚴周之指

此作嚴周而藝文志仍作莊子恐稱嚴子則人不識也

舉茲旨旃不亦寶乎

顏注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壽昌案出法言問明篇

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又昔召公述職至甘棠之詩是也

揭毛詩作偈怛毛詩作怛此韓詩說也義與毛傳同韓詩外傳云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

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云云其以周道當成周時亦同毛義吉學韓詩見儒林傳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樹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又考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與此同劉向習魯詩殆兩家詩說相同也

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後世恆言本此

躋之仁壽之域

仁壽之域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顏注非是壽昌案胡說亦拘徐幹中論卷下夭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仁壽之域當兼此二說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

壽昌案皋陶爲顓頊之後爲八愷之一本世族也與伊尹

耕于莘野不同此特本論語選于衆兩語故爲此說也

除任子之令

哀帝卽位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能爲騶氏春秋

騶氏藝文志作鄒春秋家有鄒氏傳十一卷志云鄒氏無

師吉之學又從何受耶

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駿不及梁邱賀時賀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奏免丞相匡衡

壽昌案衡爲光祿勳舉駿有專對材是衡固王駿舉主也

以父任爲郎

吉始欲除任子之令議未得行其孫崇遂以父任爲郎卒

爲名臣

爲傅婢所毒薨國除

以爲傅婢毒斃不能正其終故除其國也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壽昌案前旣亡金銀錦繡又所載不過囊衣何從見其鮮明後家居布衣疏食復何從怪其奢數語殊矛盾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王陽作黃金之說俗傳如此班史載之傳末應劭以爲陋而譏之

遷禹爲光祿大夫

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

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

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壽昌案百官表諫大夫比八百石此脫比字考表注及後

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比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

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時除八百石就六

百石故奉錢無可考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則

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

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壽昌案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脫比字考二

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其數而續志

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

壽昌案此爲武帝第一虐民秕政幸貢公此疏自此始令

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計當是元帝初元三年事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繇役

壽昌考元帝本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衞令

就農百官各省費是三年已減宮衞其長樂衞屬太后自

不能省也考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爲御史大

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衞罷已三年傳乃云禹爲

御史大夫有此奏疑有誤當是禹爲諫大夫時

陛下過意徵臣

案過猶過不及之過意猶念也言過蒙垂念也顏注曰過

猶誤也非

凡有一子年十二

是禹七十歲所生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顏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壽昌案顏音訓俱失考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中爲正無音注知當讀本音折中一作折衷衷中心也卽中字

皆楚人也

楚國彭城人

二人相友

兩龔同里而非一族故但稱相友

有詔爲駕
詔有司爲備車馬不乘私車下有云行道舍傳舍皆是若
今之馳驛
初琅邪邴漢亦㠯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大中大夫
孝成綏和二年邴漢字游君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
病爲中大夫見百官表
漢兄子曼容
邴曼容名丹受易學於魯伯
㠯魯詩教授
承其師薛廣德魯詩之傳又舍初仕楚王楚固世傳魯詩
也
使者要說

壽昌案要猶挾也即要君要盟之要也使者挾莽之威勢以說之也

龔生竟夭天年

七十九死而謂之夭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

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

壽昌案如鮑宣所行即後世所謂輕騎減從也旣爲衆非復以丞相司直郭欽奏劾坐免考景帝紀中五年五月特詔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幡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續禮儀志云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薛延壽傳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

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望車楚歌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雖延壽以上僭被劾亦可見漢時太守行部威儀之赫奕矣張敞傳云敞無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騶自以便面拊馬後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令左轉下邳令蓋其制至後漢猶然也

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案霍即臛文選注肉羹也顏注爲豆葉貧人茹之也非是宣劾董賢貪縱何得引貧者之食耶

白虹虷日

蚈卽干也正韻音干蟲侵物類篇犯也

復壞暴室

案暴室一作薄室屬少府此直毀壞官舍也

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

壽昌案至司隸官是官舍也禮玉藻在官不俟屨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又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府庫朝皆有其地官與之對舉知官亦以其所處言也左傳鄉置側室杜注側室支子之官也官卽官舍王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唐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爲四科林爲德行而唐尊名

不見儒林傳殆以其被虛僞名事王莽也莽傳中書其字
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平帝時遷南郡太守杜陵
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
臥不出戶卒於家

壽昌案欽即前劾鮑宣者也水經渭水注云汧水又東南
逕隃麋縣故城南昔郭歆恥王莽之徵而遯跡於斯此郭
歆疑即郭欽歆與欽字近而譌也若王莽傳戊己校尉郭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
蔣詡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父命不敢
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三國魏志荀彧傳
裴松之注云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

王邑在莽時爲大司空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國有豕韋

後漢地理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世系原委郎以詩爲本齊氏召南謂春秋戰國數百年中詩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壽昌案張湯傳馮商謂湯爲留侯後班以太史公未載闕焉湯去留侯未久而世系已不可信況韋氏之歷夏殷周至秦漢數千百年哉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

案左傳范宣子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注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爲唐周成王滅

之據此何能至厲王時冢韋尙存卽存范宣子何以不列及也韋孟自敘其祖而疎舛至此應劭注又實其妄皆不可解又案邦爲高祖諱而數詩中我邦邦事外邦他邦屢見不一見雖臨文不諱不應全不避忌如此本書蓋諸等列傳贊國之司直邦作國王嘉傳亡敖佚欲有國卽尙書毋教逸欲有邦此兩處皆避高祖諱他處更不勝記檢漢人碑刻於高帝諱有避有不避者似隨筆無一定如洪氏隸辨所述石經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而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皆不諱今考韋詩及各傳亦如是豈讀經皆諱而臨文竟可不諱耶

悠悠嫚秦

稱秦爲嫚秦亦僅見韋元成傳稱亂秦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壽昌案日南顧者以高帝爲沛公始都南鄭也

既耇且陋

陋與朝叶猶詩淸人在軸駟介陶陶軸陶爲韻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茂道爲韻也下舊與朝叶同此

白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壽昌案自韋孟爲楚王傅作詩諷王至賢五世皆習魯詩迨元孫賞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韋氏學然未聞有書也考漢執金吾丞武榮碑有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似魯詩有韋君章句矣榮去韋時未遠碑語當不妄或謂魯詩亡於西晉并此章句亦亡之然七畧藝文志均未錄

何也

遷大河都尉

壽昌案大河郡本濟東王國武帝元鼎元年國除爲郡名大河凡六十五年至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故本書地志無大河名也大河改爲東平正元成由太常免侯廢居之時

宏懐謙不去官

顏注云謂若欲代父爲侯故避嫌不肯也疑唐時本懐謙作懐嫌元成詩有云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則作謙爲是

五世壙僚

壙同曠賈誼新書天下壙壙一人有之注壙壙空廓貌一云空曠也本書李夫人傳託沉陰以壙久兮師古注壙與

贖同

婧彼車服黙此附庸

魏相傳子宏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師古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與元成此事相類而元成詩乃以婧彼車服黙此附庸爲言似其削爵爲關內侯因不駕駟馬車而騎非因騎至廟下也觀鮑宣傳行部去法駕三馬爲衆所非爲司直郭欽劾免則詩語爲信

于貳其尤

尤與辭叶猶易林蔡侯兩裘久若流離裘與離叶左傳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邱姬與邱一韻本書趙王歌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之與仇一韻九章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

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牛與之一韻也

貶黜十年之間

據百官表考之元成以太常免官在五鳳三年至永光二年爲丞相當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

壽昌案漢宗廟制度祭享儀節郊祀志不詳詳於此傳

令疏遠卑賤共承祭祀

顏注共讀日恭壽昌案顏說非也此共字當讀如本音不得如他處作恭玩文義自明

祭義日王者禘其祖自出目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壽昌案本禮記喪服小記語此引作祭義或元成等當日別引古禮篇名也禮記集說劉氏牧日而立四廟云天子

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謂此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秦蕙田曰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爲據一誤指立四廟爲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誤禮莫大於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乃不爲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於配天之禮而乃靳之耶三誤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爲立廟親盡也四誤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嚳而契配周禘嚳而稷配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爲祭天以

配爲配天五誤是惟劉歆之論足以正韋之失矣壽昌竊
謂而立四廟照鄭注亦自可解古禮傳自高堂生五傳至
戴聖始傳禮記正當元成時必不致有脫誤而反引之也
或此篇含意未申大傳篇補申其說後至劉歆推闡愈密
而皆從元成發之似不得謂之誤也

周之所呂七廟者

古文尙書咸有一德篇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
曰天子七廟是常事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
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漢韋元成議云云
艮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王鳴盛尙書後辨云呂覽卷
十三諭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作僞者取其
文而加以改竄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

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

嗣曾孫皇帝

壽昌案元帝禱高祖文武帝廟也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詩信南山曾孫田之注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又檢續志補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嘏辭云于爾孝孫曾孫皇帝蓋仿此

故定著令

壽昌案漢制有令甲令乙之類若上特定著令則在律令

之外如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是也此則高后所定猶今之欽定專條也

春秋左氏傳曰

壽昌案西漢上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

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周世樟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於理未安然國語及祭法皆言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壽昌案太宗稱太甲高宗稱武丁則湯稱宗亦無可立名自應照商頌稱烈祖爲當故賀循亦不能易三宗之說也

勿鬋勿伐

鬋今詩經作翦壽昌案釋文引韓詩翦作剗蔡邕劉鎭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亦作剗作鬋者僅此一見

故春秋外傳曰

引左氏國語見前嚴助傳此再見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壽昌案續志注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劉昭曰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秏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

儀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末易或問也自是歷代諸儒論宗廟之制多以歆說為然朱子尤取其說何焯曰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避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又曰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分別觀之也壽昌謂後儒論古議武帝者居多若漢世方追頌功德之不暇不獨元帝不敢毀議即後漢諸帝亦何忍言其非至韋元成劉歆等分屬臣子更不敢追奪其世宗之稱也即後漢胡廣亦祇言宜載入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而已未別加訾諆謂其不宜宗也安得謂歆之非篤論乎

孫衍齡謹校